



集水奔流

革命故事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目 次

渠水奔流·····	李德焕 (1)
云霞管天·····	李桂仲 官敏英 (15)
清脆的鞭声·····	栾淑芳 (28)
两期黑板报·····	张静美 (43)
凤 嫂·····	盖 生 (51)
金 锁 头·····	辛凤山 (68)
故事员的故事·····	张 浩 (75)
批林批孔小分队·····	李建华 陈桂清 (84)

渠 水 奔 流

李 德 煥

向阳岭多风缺水就怕旱。今年，从打种地到铲完二遍，四周都下透了，就是这岭上，滴雨未下，旱的地要生烟。就在这能晒破膀子，烫坏脚掌子的晌午时分，在岭上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汉，挽着裤脚，光着脚丫，在三里长的渠道里，一脚挨一脚地踩来踩去。汗珠从他那长长的白眉毛上，一颗颗地往下滴，他全不在意，全神贯注在脚下，什么蚂蚁盗的洞，蜈蚣拱的坑，曲蛇窜的包，都不肯放过，认真地填平踩实。那长长的水渠，被踩的就象用夯夯过，泥板抹过似的，平平整整。直到再没渗水漏水的地方了，他才满意地回到电机井旁的树荫下，想抽上一锅子烟解解乏。突然听到有人喊：

“青山爷爷，等你攔闸给水哪！”

老人抬头一看，乐了。原来是电工和队长梁方从小电机房钻出来。青山老人笑呵呵地问：

“都装好了？”

“提前安装完毕，看水员，合闸给水！”

青山老人象战士听到口令似的，笑应一声：“是！”快步走进机房，把手在衣襟上狠劲地擦了擦，“哧——”，合上电闸，

只听“嗡”地一响，那白亮亮的井水从半尺粗的管道里，哗哗地喷射出来。

“喷水啦！”

不知谁喊了这一嗓子，正吃午饭的社员，从四面八方跑来，有的唱，有的跳，有的眼角挂着激动的泪花，有的咧嘴呵呵大笑，小小的井场顿时欢腾起来。

青山老人看着那奔流的渠水和这激动人心的场面，不由得想起来，这口井来之不易呀！

文化大革命前，贫下中农要改变向阳岭十年九旱的面貌，在岭上动工打井。由于流沙大，遇到困难，走资派强行阻拦，被迫停工下马。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，狠批了修正主义路线和孔老二、林彪鼓吹的“天命观”，总结了过去打井的教训，苦战了一冬春，终于打成了一口社会主义大井，有力地战胜了干旱的威胁。这口井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，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产物，一定要管好这口井，让每滴水，都淌到集体的地里，浇灌社会主义的苗！

青山老人正想到这，突然听到：“这下我可借劲啦！”

声音虽然很低，但和大伙高声谈笑很不和谐，青山老人顺声音望去，已分不清是谁说的了。可是这老人不肯放过，他细心地观察每个人的面部表情。透过浮动的人群，看见一个四十上下的妇女，正望着水渠出神。细一看，原来是老伴的娘家侄媳妇于丽。这时于丽一抬头，看见青山老人正盯着她，她脸一红，想打个招呼，又没敢打，匆忙地转身走了。

青山老人看见于丽不大自然的表情，心想，这妇女好占小便宜，是不是看见这满渠的水，又想什么窍门了？哼！我

得勤看着点，别叫她钻了空子。

青山老人真猜对了。

原来，于丽娘家住的屯子，常有小集市。她从小跟他爹捣腾小买卖，使她学会了小商人那一套人情世故，能说会道，办事圆滑，总是想方设法往手里抓挠钱。前几年，她常跑到小镇子去捣卖黄菸。被青山老人发现，当场揭发了她。红卫兵按国营牌价收了她的菸，批判了她。从这，她不敢往集市上跑了。可是发财的思想没有去掉。这阵子，她看栽菸有利可图，就畦了半斤菸籽的苗子，想卖高价。可是天旱的厉害，要坐水栽菸，就得到五里以外的河套去挑水，她挑不起，再说队里又不叫耽误工，急得她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。正在这时，听说电机井出水了，她连饭都没顾得吃，就跑到井场。看到那清清的井水，正打她留作菸地跟前儿过，高兴极了，脱口说了句“这下我可借劲了！”没料到，这话被青山老人听去了。她知道这老人是铁面无私，所以，当时连招呼也没打，就走了。

青山老人把于丽的表现向队长梁方作了汇报。梁队长听了之后，和青山老人一起研究了队里的情况。他们共同认为，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群众劲头足，为了战胜天旱，提前建成电机井，形势大好。形势越好越要加劲学习革命理论，抓好两条道路斗争，要帮助于丽这样的人克服小生产自发资本主义倾向，把他们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。说着，梁队长递给青山老人一张报纸说：“这上有关于改造教育小生产的材料，你先学习学习，然后结合咱队的具体情况，给老年和妇女组辅导辅导。”

青山老人接过报纸，坐在树荫下，逐字逐句地学起来。一学习又想抽烟，把小烟口袋抖了又抖，弄了半锅子烟，这时正看到列宁说的，“小生产是经常地、每日每时地、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”。他感到这说的太对劲了，完全符合实际情况。擦着的火柴，忘记了点烟。

突然，被人噗的一口把火吹灭，还劈手把报纸夺了过去：“哎呀呀，这大热天，歇歇吧，手烧了没有？”

青山老人看是老伴，嘿嘿地笑着说：“哎哎，别把报纸扯了。”说着把报纸夺回来，小心翼翼地叠好，揣入衣兜里。这时他发现老伴身后藏着一支猪腰子筐，上面用毛巾苫着，他猜想，准是老伴给送饭来了，就伸手去接筐，可是老伴却一闪身躲开说：

“你猜这里是啥？”

“哼，还用猜，准是为祝贺电机井提前放水，给咱送好吃喝来了。”青山老人边说边往前凑，冷不防一把抓住筐，揭开苫巾，原来是半筐好菸苗。

“那来的？”

“别管那来的，快栽上去吧。”老伴回答说。

老头听了摇摇头说：“那可不行，没个出处栽潮了咋办？”

老伴一听乐了：“看你说的，告诉你——这是我那侄媳妇送给她二姑父的。”

“谁？”青山老人追问了一句。

“二媳妇于丽。”

青山老人有些纳闷儿，自从那次揭发她捣腾烟，她一直生我的气，今个咋又想起给我送菸苗呢？嗯！说不定这里又

有啥花花道呢！于是问老伴：

“我说，这菸苗你没闻出啥气味来呀？”

老太太听了有点不高兴地说：“就你疑心大，满屯子谁不知道你爱抽口好烟，侄媳妇有这份心思，你就栽去得了，何必多劳心呢！”

老头听了，把小烟袋又叼在嘴里说：“这菸还是不栽的好……”

没等老头说完，老太太生气地上去一把夺下烟袋说：“不栽，你也就别抽了！”

青山老人不想和老伴争论，想借这个机会去了解了解，看看于丽到底为啥送菸苗。想到这，他对老伴说：

“行啊，你在这替我看一会，别叫小孩子、散牲口糟践水。”说完提筐沿着水渠走去。

老太太见老头走了，她想仔细看看这井究竟有多大，她围着井口绕了一圈，又小心翼翼地走上井台向下一看，哎呀，这井足有十几丈深，井底足有三铺炕那么大，怪不得说一天能浇十来垧地呢。她又看看架设得高高的电线，又摸摸红瓦大坯的电机房，回头坐下来，望着喷水的管道思谋着。她想起来，为打这口大井，青山老人没少操心哪。他和队长一起，跟思想保守的干部辩论，对制造谣言的坏蛋批斗，对信心不足的社员又说又劝。可真是，人能胜天，井水这么旺，天再旱也不怕了。老太太想着想着笑了。文化大革命就这么几年工夫，点灯不用油了，种地不用牛，连这电机井也看见了，若再过三年五载的，说不定还能看到啥新鲜事呢。正在这时，忽听身后有人小声叫了一句：

“二姑——”

老太太一回头，看是侄媳妇于丽来了。忙上前拉住，亲热地说：“于丽呀，不是二姑当面夸你，你可是个有心人哪，还知道惦着你二姑父……”

于丽根本不是找她来唠家常的，怕老太太说起来没完没了，就插嘴说：“二姑，看你说的，哎，二姑父呢？”

老太太忙说：“他上土豆地栽菸苗去了。”

于丽听说老头去栽烟，甭提多高兴了。就笑着说：

“二姑啊，我想找二姑父说说，这水渠正从我自留地前过，我想借个方便栽几棵烟。”

老太太不加考虑地说：“回去栽吧。”

于丽又故意加了一句：“有啥说道请二姑给我说说话吧。”说完乐颠颠地向家跑去。

青山老人从大路上来，正看见于丽从小道往回跑，他望着于丽的后影，心里话：于丽真能钻空子，八成找她二姑要水去了。青山老人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借这个事情，我得好好帮助帮助老伴。”

老太太看见老头回来的挺快，筐里还有苗，就不放心地问：“都栽了？”

“全按巴那了。”

老太太指着筐说：“那苗？”

“啊，这是从家里起的苞米苗，一会准备把种子田掉墒补上。”

老太太心想，不怪社员都说他是老积极老认真，就连试验田缺几垅苗，他都想到了。就半赞扬半开玩笑地说：

“你这可真是鞭炮铺着火——响（想）个到啊。”

“是啊，咱们年纪大，旧社会的苦吃的多，知道这新社会来之不易，要使这个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牢牢棒棒向前发展，咱们就要多动一点脑筋，特别在学习上多用一把劲，眼睛亮亮的，不管啥样妖风毒雾也迷不住。”

老太太听了，信服地说：“是这么回事。”

青山老人紧追一步说：“光口头上说不够啊，碰到实际问题也得这么作才行啊。”青山老人说到这，看老伴没吱声，就把话头一转：“于丽来过了？”

老太太忙把方才于丽来要水的情形说了一遍。

青山老人听了，心想，这于丽想抓住老伴当她拐棍，看来，真得好好上一课了。

老太太没理会，把话岔到电机井上去了。她说：“这时候的人真能耐呀，过去都说这岭上没水，可这水流得咕嘟咕嘟的。这回是天旱地不旱，咱队是人人高兴啊！”

青山老人心想，好哇，借这个题开导开导老伴，于是接上话说：

“是人人高兴，为啥高兴？想法可不一样啊。多数人为能战胜天灾，灾年夺高产高兴；有的人想外快，为这水能借劲高兴；也有的看不清两条道路斗争，为错帮忙高兴。你呀，就是这后一种人。”

老太太一听，不在意地说：“你别瞎编派我。”

“你知道于丽为啥给咱送菸苗呀？”

老太太说：“你这人就是疑心大。”

老头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不是疑心大，这里可有走什么道路

的问题啊！”

老太太说：“你说出花来我也不信。”

青山老人知道老伴一时转不过弯来，想把话说透，又估量于丽回家取菸苗该回到她那自留地了，就忙站起来走进电机房把闸拉开。老太太听机器不响了，水也不淌了，就忙问：“你这是干啥？”

老头在机房里说：“调于丽来。”

青山老人说完，就拿着报纸聚精会神地看。老太太站起来说：“我回去做饭了。”说完就要走，老头上前拉住说：“别急，一会儿还有事。”把老太太拉到小板凳上坐下来。青山老人笑呵呵地指着报纸上的黑体字说：

“你琢磨琢磨这段话，毛主席说，‘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，这个问题要搞清楚。’”

老太太一听原来是这事，抢着说：“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，就会变修正主义。要使全国知道。’这句话呀，我都背下来了！”

青山老人笑着说：“能背下来，说明你学习用心了。可是光会背不行，还必须弄懂弄通啊！”

这时，青山老人向岭那边一指说：“那不来了！”说完走进机房，伸手合闸，电机突突一响，水又哗哗地喷出来。

这工夫，于丽呼哧带喘地跑到老太太跟前：“二姑！二姑！”

老太太忙问：“啥事，你急得这样？”

于丽边比划边说：“这不是嘛，我刚把菸栽子拿到地里，可这水冷丁就没了！”

老太太听了，就一指水渠说：“机器这东西八成也象人似的，轰轰一阵也得歇歇，这不又有水了，回去栽吧！”

“哎！”于丽转身要走。

“先别走！”

于丽一听是青山老人，忙陪笑脸说：“啊，是二姑父啊！”

青山老人心平气和地问：“于丽呀，这大忙的时候，又耽误工了？”

“嗯哪，我和队长请了半天假，有点不自在呢！”

“嗯——”老人见于丽不说老实话，就说，“看你走道离路歪斜地嘛！”

这句话，于丽和老太太可都听出是啥味道了。于丽脸红了，答不上话来。老太太在一边着急地说：“于丽呀，为啥说啥呗。”又回头对青山老人说：“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侄媳妇栽秧要用点水。”

于丽见二姑把话挑明了，就补充说：“头会儿和二姑说了，这渠水正从我那块自留地跟前过，我想就个方便。”

“于丽呀，不是你二姑父不开面，你对集体生产不关心，对自家的自留地却那么使劲，这样下去，要走偏道的。”青山老人诚恳地规劝她。

于丽听了脸一红，心想：“我说这水咋说断就断了，原来是这老头子和我过不去呀！”于丽还想叨住老太太不放，就不软不硬地说：“头会我来向二姑父请示，要不是二姑说行，我咋也不敢犯这个纪律呀！”说完，转身走了，青山老人拿起一把锹追上去。

于丽沿水渠跑到自留地跟前，在那满满的水渠边上，

狠劲地踩了一脚，一股水流，顺着那个脚印斜着流了出来。她三步并成两步跑到自留地，抓起菸苗就往垅上按，按了几棵，抬头看看，水没滴过来，向渠上一看，原来在踩脚印的地方，立插着一把铁锹。她急忙跑过去要拔锹，突然有人喊：“不许动！”她抬头一看，正是青山老人和梁队长来了。青山老人走过来，一边在渠水里洗手，一边说：

“于丽呀，你又走资本主义歪歪道了。”

于丽火了，说：“二姑父，把话说明白，我使点水就是走资本主义歪歪道，你哪？你算走的啥道？都是一个池子的菸苗，兴你往地里栽，不兴我……”

梁队长听了，很生气地说：“于丽，你胡扯什么哪！”

“根本嘛！不信你去问我二姑。”

队长提醒她说：“你没发现菸苗多了吗？不是还叨咕‘咋又多这些散的呢？’那就是你送给青山爷爷的菸苗。”

青山老人态度严肃地说：“于丽呀，这社会主义大井，水有的是，可是咱们应当让这奔流的渠水，浇灌我们社会主义大集体的田地，不能象你这样，只管一家一户小私有的地。”

队长听了赞扬地说：“说得对，这里有个走什么道路的问题。”

于丽不肯认输，强词夺理地说：“不都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吗？”

青山老人态度更加严肃地说：“大河有水小河满，拿这话比喻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发展了，社员各家生活也随着提高了，是对的，要是把它分散到各家各户，还搞小生产，只顾个人家的自留地，那岂不又要回到资本主义老路去吗？于

丽，你今天的行为，不是叫大河有水，而是扒开大河，叫水淌干。”老人说到这，又加重语气说，“刘少奇、林彪仇恨社会主义制度，鼓吹‘三自一包’、‘四大自由’，就是煽动你扒他扒，把集体经济扒垮，好复辟资本主义。你好好想想吧，于丽呀！”老人回身见老伴也来了，就说：“你呀，就是帮着人家扒大河的。”

老太太听了，心里还没有转过弯来。

队长指了一下于丽说：“老婶子，你问问她栽多少？”

老太太看看于丽，于丽红着脸，舐着焦干的嘴唇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就、就二百零点。”

“于丽呀，你咋又不说实话了呢？那是二百零点？”说到这，队长笑了一下，“嗯，可也是，二百加个零又一点，那是两千棵！”

老太太一听，着急地说：“真的？谁能抽这些菸哪？”

青山老人接过去说：“她会抽吗？那是要卖钱。为了多栽菸多卖钱，连种的土豆、苞米都毁了。”说着，指指于丽那块拔掉苗的自留地。

梁队长接着说：“这事又和她那富农叔叔赵老四连上了，刚才他们大队来电话，说赵老四捣卖菸籽儿，牟取暴利，群众正批判他呢，让我们了解一下于丽买没买他的菜籽儿。”

于丽耷拉了脑袋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……正是买他的……”老太太狠拍了一下手，生气地指着于丽说：“我真不明白，你咋又干这个事！”

于丽羞愧得头更低了。

青山老人拿出报纸说：“过去虽然批评了于丽，可不明白

这根在哪。这回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，才打开了心窍啊。你就是小生产的思想没扔掉，再加上阶级敌人的引诱，就光想往手抓钱，为了这钱，又啥招都想得出来，想用菸苗堵我的嘴，这不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吗？这条路走不得。文化大革命前，一些人上了‘四大自由’的当，你开小片荒，他跑自由市场，弄得咱队成了‘三靠队’，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？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，狠批了刘少奇、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大家明白了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’，这是毛主席告诉咱们的真理呀！你咋放着光明大道不走，专爬独木桥呢？”

这番语重心长的话，说得于丽落了泪，她沉痛地说：“都怪我私心太重，钱迷心窍，只想个人发家致富，不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，差点钻进死胡同。以后，我一定把心放在集体上，一心扑实走社会主义光明路，好好劳动，再也不搞邪门歪道了。”

梁队长说：“还得好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狠狠批判‘三自一包’‘四大自由’修正主义黑货，从思想上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，什么是资本主义，才能头清眼亮方向明，大步向前跟党走啊！”

老太太听了，眼睛也发潮了，她一拍大腿说：“我咋没想到这儿呢？”

老头扭了老伴一眼，说：“你是想，一般学学就行了，懂不懂也没关系，这回怎么样？”

老太太笑呵呵地对队长说：“这回我算明白了，自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，老头总叨咕叫我在学习上加把

劲，要在学懂弄通上下功夫，我一寻思，都七十多岁的人了，能上夜校学习，出耳朵听听就不错了。这回算给我上了一课，土埋脖梗也得学，有口气就得学明白，不学懂弄通，遇事就看不清，支持人家走资本主义道路还以为是正路呢！”

“这就对了！”青山爷爷和队长都笑了。

于丽悔恨自己走错了路，后悔自己毁了苗，青山老人看出了于丽的心事，就小声地和队长说了些什么，之后队长笑着说：“坏事变好事，受批评有了新认识，这就好。关于你的自留地，青山爷爷都给你安排了。”

于丽听说青山老人怕试验田缺苗，畦了两池子苞米苗，现在试验田的苗齐了，可以用畦的那些苞米苗栽到自留地里。她感到，这老人对错误真象秋风扫落叶，对人又象雪地里的炭火盆使人温暖。她向梁队长说：“我把剩下的菸苗都交给队里处理吧，我以后一定一心扑实地参加队里的集体生产劳动，帮二姑父看好水渠，让每滴水都浇到社会主义的苗上！”说着，拿起铁锹，学着青山爷爷的样子，一下一下地往水渠上培土，一脚一脚地踩实。青山爷爷笑呵呵地说：“这就对了。”

这时，有些社员经过这里，看于丽转变了，有个小伙子打趣地说：“二嫂，今儿个是啥风啊？”

于丽直起腰板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借了社会主义的东风！”说着，又猛劲干了起来。

大家看于丽的神情，又都呵呵地笑了。

这时，青山爷爷健步走进机房，用手一合电闸，嗡地一声，井水猛地喷射出来，顺着宽阔笔直的水渠，欢快地流进生产队的试验田里，浇得小苗更加翠绿，更加茁壮，生机勃勃

勃。

青山老人，扛着铁锹，沿着奔流的水渠，又在查看有没有漏水渗水的地方。

红霞映照青山老人，他那满头的白发，颔下银须，和高大的身影，在岭上多么象枝头挂雪的一棵劲松啊！

云霞管天

李桂仲 宫敏英

盘龙湾生产队长张老诚买了一批钢口好、片儿薄的好鋤板，兴致勃勃地回到家。推门一看，啊！他吃了一惊，家里成了木匠铺了，大钉、小钉、螺丝钉装了一盒子，斧子、锤子、刨子、凿子摆了一桌子，拉锯声、凿卯声、推刨子声响成一片，起线的、破板的、安装的忙个不停。女儿张云霞大辫子盘在头顶，帆布围裙扎在腰间，一身木屑，满脸汗水，正在拉锯呢！张老诚不看犹可，一看可就着急了。这些存放多年的好红松，自己没舍得用，想留着给队上修理农具。现在这帮姑娘七手八脚给破成一条条，一段段，可真叫人心疼啊！他一步窜过去，一把攥住女儿的锯把，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！”他本想把锯夺过来，谁知云霞把那锯握个噔噔紧，锯把好象生了根。张老诚气急地说：“你们这是要干啥？”

“你看！”云霞擦擦脸上的汗水，理理额前的短发，向里屋指了指：“爹！你看哪！”

张老诚噔噔两步奔到里屋，只见一块白楂木板上，写着六个鲜红的美术字：“盘龙湾气象哨”，大条桌上还晾着一副长长的对联。上联是：

树雄心呼风唤雨不信天命干革命，